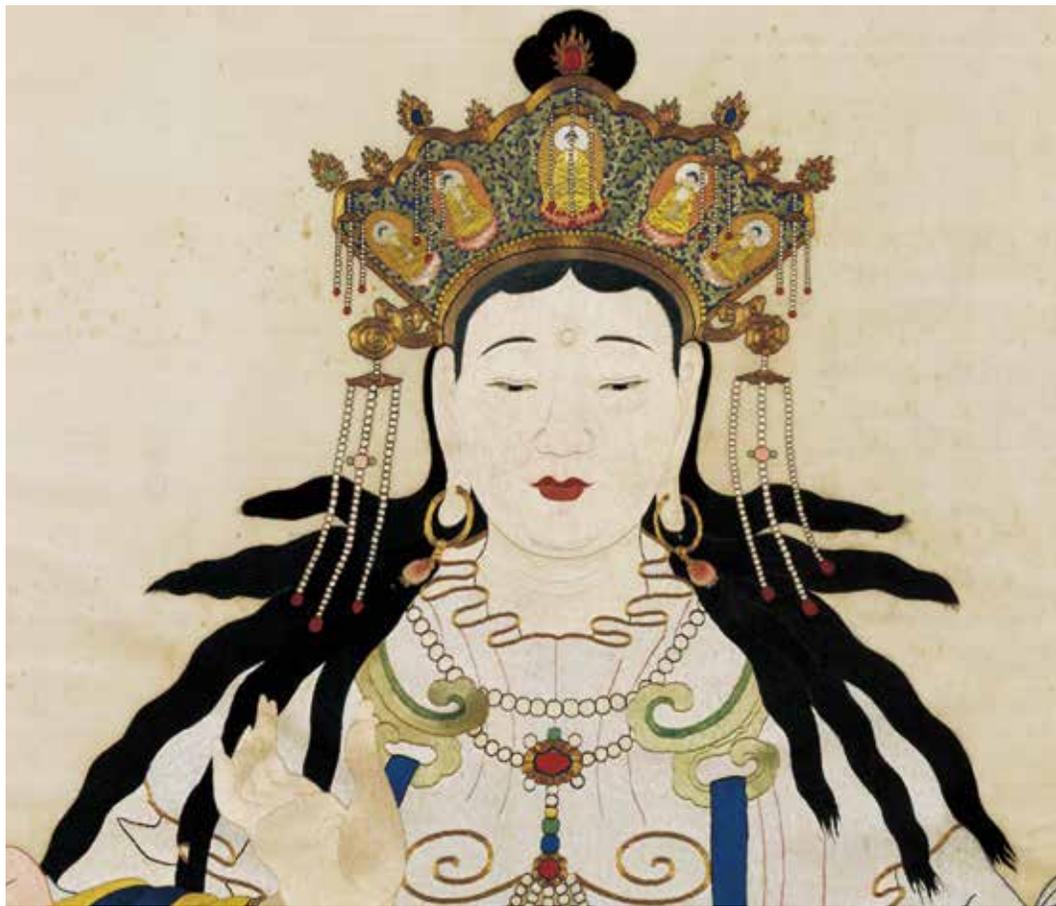


才情與尊榮—— 簡介清代四位「臣母」

■ 張華芝

近代學者冼玉清（1895-1965）在其著作《廣東女子藝文考》序言中論及女性作者成名的三條件：「大抵有賴於三者：其一名父之女。少稟庭訓，有父兄之提倡，則成就自易。其二才士之妻。閨房偶和，有夫婿為之點綴，則聲氣易通。其三為令子之母。儕輩所尊，有後嗣為之表揚，則流譽自廣。」本身即為女性；精通詩詞書畫，有「嶺南才女」之稱；作為文史專家、近代婦女文獻學家，尤其本身歷經過時代的變革，冼氏對中華文化傳統女性成名的要件歸納，可謂中的。



當父系君權社會取代原始母系社會後，男性學者主張「人以男為貴」，「人」的另一半數為女，遂只能成為男性主流地位的附屬，即便朝代更迭、社會變遷，無論處於整體民風開放，抑或嚴謹禮教規範下的封閉保守社會，古代女性的歷史地位、文藝才情、風範成就，始終由男性所主導或評價。因此冼玉清提出的成名三要件，應可歸結在當傳統女性無自主地位時，歷代大多數為人稱道或享有名聲的女性身上。

本院的典藏奠基於清皇室收藏，就書畫處所承續原清宮典藏品而言，其中計由三十二位女性具名（託名）所創作出的文物，含括書法、繪畫、及繡織類，約有八十三組件（皆以典藏組號計數，不含楊后所題馬遠作品）。此三十二位富具才情的女性，只是千百年來，或是只知其姓未知其名，或是只有青史雜記簡略述及的極少數留名女才中的寥寥晨星。她們的才情成果得以傳世並為清朝皇室收藏，其背後大多得力於有成功男性的相襯或推助。如明代閨秀之冠的文徵

（1595-1634）為貢生文從簡（1574-1648）女、書畫大家文徵明（1470-1559）玄孫女；閩閩畫家邢慈靜（十六世紀後期～十七世紀初）為太僕寺少卿邢侗（1551-1612，書畫家）之妹；秦淮名妓顧媚（1619-1664），嫁刑部尚書合肥龔鼎孳（1615-1673，工書，兼作山水）為妾，入清受封為夫人。冼氏對成名女性身分背景的分析，無疑真實反映出女性在無公平受教權前，其藝術才華的養成教育、滋養環境和成功途徑的憑藉由來。

除了在畫記等著錄中，可追索到擁有才情名聲的女性，其簡略的身家背景外，在本院這八十餘組件典藏中，不乏藉著名款、鈐印留給世人，她們的「自述」。如元代管道昇（1262-1319）在〈致中峯和尚尺牘〉封題上「趙管」鈐印（圖1），雖是女子婚嫁後冠上夫姓的傳統，也不無帶有揚顯夫家為宋朝宗室之意；明朝鄒賽貞（十五世紀）〈書詩〉在尾款敘明自己身為「勅封孺人」（圖2）；蔡玉卿（1612-1694）於《書孝經》冊，所題名款為「明忠烈文明伯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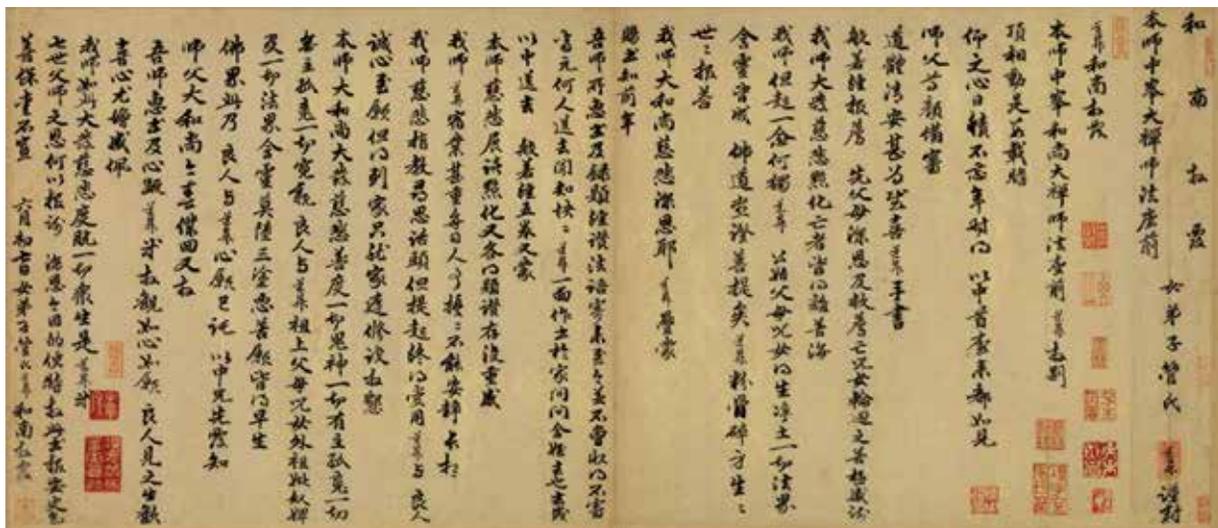


圖1 元 管道昇 致中峯和尚尺牘 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和此冊書具以夫為榮的名銜，呈現出相同的氣概。

此外藉由院藏文物上的題跋、作品舊有題籤的指引，也讓我們看見才女畫家的男性友人，給予相知相惜的讚賞，以及才女後嗣如何彰顯自家長輩的才情，以烘托出個人深厚家學，展現藝文家風。尤其清朝乾隆帝一生鍾愛文藝、雅賞文物，文臣們競相投其所好，利用宮中慶典、君臣詩詞交流等等時機，淘「家中寶」為禮進獻或「仰聖主賞鑑」，尤其乾隆屢諭「不得於方物之外別有進獻……或以萬壽節欲購覓珍奇，共申祝嘏」，家中既有的「才」寶，正是不需外求的佳禮！因此在本院清宮舊藏中，就留有四位大臣之母，她們的才情創作。藉由這些因進呈、進獻皇家而存世的文物本身，告知世人，她們如何能「憑子為貴」，而其子嗣又是何以「以母為榮」！

陳書：錢陳群之母

陳書，這位清代最富盛名的女畫家，生在明末，歿於乾隆元年（1660-1736）。秀水（今浙江嘉興）人，號上元弟子，晚年自號南樓老人。太學生堯勳長女，自幼多問好學，曾在父親書齋見藏畫而臨仿，「無不神肖」。父母令習女紅，也「延師授經，歲餘便通曉大義」。陳父後在旅次中病故，家計中落，陳書「縫紉給饘粥，仍句讀經書以授舅氏」及長為同鄉錢綸光（1655-1718，字珠淵，一字廉江，工詩，善書）聞賢，請為繼室。曾為國子監太學生的錢綸光，以教書為業，收入低微，但又性情慷慨，婚後陳書「善事舅姑，助綸光款賓客，周鄰里，曲盡恩意」，靠己「紡入僅供饘粥，不足則鬻畫以繼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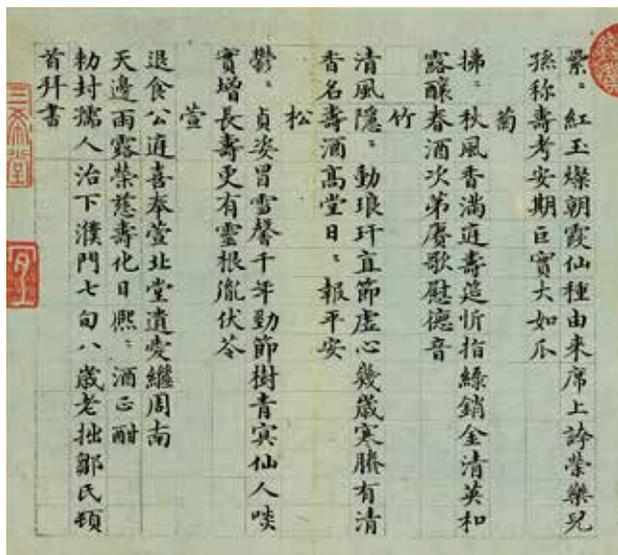


圖2 明 鄒賽貞 書詩 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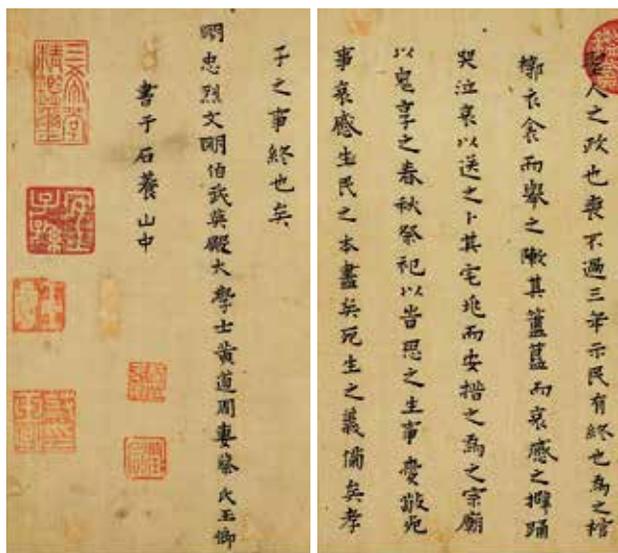


圖3 明 蔡玉卿 書孝經 冊 第14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妻蔡氏玉卿書于石養山中。」（圖3）因抗清被俘殉國，謚號忠烈的黃道周（1585-1646），連異朝乾隆帝都追讚其「足稱一代完人」。此冊蔡玉卿不僅運用臨仿其夫的小楷，以習自鍾繇（151-230）的古拙書體，書寫孝經十八章，末尾還以亡夫謚號全銜稱妻具名。史載蔡氏在黃道周受難時的凜然、無畏表現，

錢綸光曾有詩句「山妻手裏尋供給，賣幅青山佐讀書」頗能形容。康熙二十五年（1686）陳書生長子錢群，公公則被授以西安縣教諭，錢綸光渡江追侍。錢群一歲時染天花瀕死，由外婆帶回家養育，後為感念此恩，陳書公公特命此子名字內得存「陳」字。錢陳群直至八歲歸家，同弟弟課讀於紡車旁「砥礪濯磨，學識才品俱力爭上流」。康熙六十年（1721，年三十五）進士及第，入翰林習國書。雍正五年（1727）「充一統志纂修官」，帝曾對閣員言「錢陳群不獨文好，人亦好」。雍正十二年（1734，年四十八）擢為「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」，次年命南書房行走，並開始應敕和寶親王詩作。乾隆元年三月陳書過世，誥封三品。錢陳群扶襯南歸，三年後還朝仍值南書房。乾隆帝每與其考論今古，建立起深厚的君臣情誼，帝稱其為故人。（圖4）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以疾連疏乞解職，詔在籍食俸給。期間乾隆帝常寄詩相與之倡和，恩賜極為優渥，乾隆三十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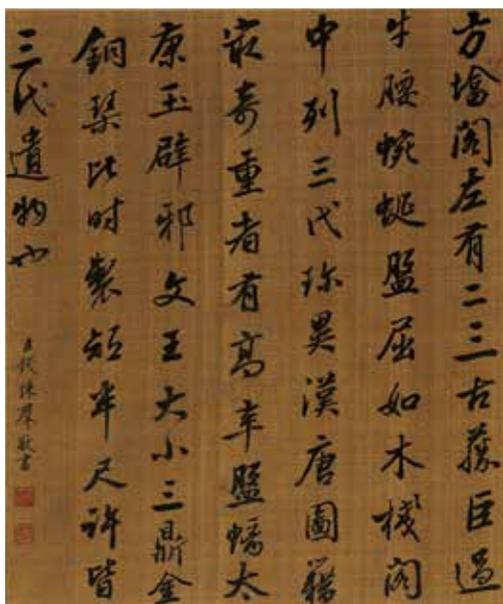


圖4 清 錢陳群 書 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年病卒（1686-1774）。超過四十年君臣情分，除了錢陳群在朝，帝「每有御製詩或於陳羣奏事之便檢錄數十篇寄令和韻」，退職後「陳羣三次迎鑾、兩次入都，令其和韻極多」外，君臣間不時以禮互贈。乾隆八年（1743）冬，錢陳群官至刑部侍郎以「不勝戰慄隕越之至」將母親陳書所畫的《歷代帝王道統圖》冊，進呈御覽，結果乾隆帝非但親筆在封板簽題處題名，還將此作收錄在《石渠寶笈初編》，品為「上等」。這等殊榮開啟了錢陳群進呈臣母作品，以「香樹獻詩兼獻畫」之徑，達到「欲登之石渠以永其年」之用心。

綜觀陳書之作收入《石渠寶笈》者計二十四組件，其中十四組作品成為本院收藏品，院內另存未收入《石渠寶笈》的五組件，幅內僅鈐有嘉慶或宣統璽印。這十九組件中，有乾隆題詩六組件，嘉慶御製詩（姚文田錄）一件，夫錢綸光題跋三組件，子錢陳群、孫錢汝誠（1722-1779）各題跋一件。其中〈出海大士像〉（圖5）軸中運用帶有粗細變化的長線絲髮，以具變化的衣描線條形繪衣身，大士所坐石岩採較寫意的筆調擦出，反襯出主體形像的娟雅。為陳書五十四歲仿作，五十七年後錢陳群題詩於上並「恭進」，成了他呈覽其母作品入宮的最後之作。〈仿王蒙山水〉（圖6）此軸原為錢汝誠在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作為「欽翁節相世老大人」贈行之禮，他並於邊緣題詩，懷思祖母窗下揮筆之景及對他的「指點微言」。而畫作最終又被內廷所貯，從畫上僅鈐有宣統印記判言，此軸應入宮最晚。另錢陳群在虛壽八十（乾隆三十年〔1765〕）的當年八月曾進呈陳書畫作一冊，內有十開，所畫題材多樣且有錢綸光題跋。乾隆帝念在「為錢陳



圖6 | 清 陳書 仿王蒙山水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7 清 金廷標 仿陳書畫 冊 第5開 眠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珠林續編》目次中，分列「本朝繡繡書畫」項下，數十幅依照乾隆親筆書法、繪畫以及畫佛像和書寫的贊頌作品為「本」，以繡線或繡絲技藝加以摹製成的繡繡書畫成品。或許此類作品，多為乾隆「命工縮本臨仿」，再由江南織造局督管織繡作坊完成，故題名多具為「御製」，而未詳述作者名。但其中唯一列具作者姓名者僅裘王氏一人。依院藏二幅繡品上的繡款「臣裘曰修之母王氏率孫媳等敬繡」可明，裘王氏繡品能具名入藏皇室內府，乃因身為名臣之母。

被乾隆皇讚許為「品學端醇、才學敏練」的裘曰修，字叔度，江西新建人。乾隆四年（1739）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御試「擢公高等，驟遷侍讀學士，轉詹事府少詹，遷兵部侍郎，調吏部侍郎，充經筵講官，軍機房行走。」依與其「同薦鴻博，同舉進士，同官翰林，同出蔣文恪公門下」的袁枚（1716-1797）形容，裘曰修「貌清整……工諧謔，搜奇語怪，了無倦色，而遇事神解超捷。……能下協邊情，上符睿算，近代儒臣



圖8 清 裘曰修 書御製生夏詩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所未有也。」、「公聰強機警……尤善治水。」所以後人視裘曰修為清代名臣、文學家及水利專家。（圖8）

依《袁文達公文集》中〈皇清誥封一品夫人顯妣王太夫人行述〉知，裘王氏（1690-1768），江寧秣陵關（今南京）人，雖為側室，但「以賢淑見重，與繼母郝太夫人融融無間言」。裘曰修自小隨王太夫人陪父（裘君弼，

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）進士）赴京仕宦，十歲父逝，再「隨吾母扶視南還。當是時，故里寒門霜撞雪壓，母子相依，形影互弔，孤苦伶仃之狀，行路憐之。」裘曰修將其個人蒙「聖主」知，且服官蒞政，多次未因私情（或喪子或母病）誤公事（治水），皆歸於「非太夫人以育以教，何以至今日哉！」據大陸學者依《裘氏家譜》所載，王氏識詩書、工刺繡，今故地尊為蘇繡著名傳人。

清裘王氏〈繡線達摩面壁像〉（圖9）繡一青石，石面上呈現達摩盤坐面壁之像。依幅上所繡的乾隆〈題面壁石〉詩及款題知，此像為乾隆帝庚午（1750）九月遊幸嵩山時，見「少林寺石中，隱隱具初祖面壁之相。或係偽為，而神采渾穆，特手為摹本以歸。」此幅摹織的乾隆圖畫、詩文、行書款題、印寶俱全，推測裘王氏是以乾隆完成的畫作臨本為粉本，採長短粗鬆線平繡織成此幅，繡面除了平整繡線外，另以綠、赭色筆加染強調出石面色澤及苔點。至於乾隆原跡未明，而收錄在《秘殿珠林續編》的御筆畫，已是當年仲冬在重華宮所作的「再摹面壁石」了。



圖9 清 裘王氏 繡線達摩面壁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0 | 清 裘王氏 繡線文殊大士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本幅長達 354 公分的清裘王氏〈繡線文殊大士像〉軸（圖 10），幅面摹織乾隆行書款「辛巳（1761）春，巡幸五臺，禮殊像寺，迴鑾後摹寫成圖，並系以贊。」及七方繡印。這年二月皇太后七旬壽誕，帝奉母第三次上五臺山禮佛，並辦祝壽祈福法會。在殊像寺母子瞻禮文殊寶相，太后極為讚嘆，帝亦以詩贊。次年並在北京仿五臺山殊像寺建寶相寺。依《御製寶相寺碑文》：「……妙相端嚴，光耀香界，默識以歸，既歸，則心追手摹，繫以贊而勒之碑。」這幅手摹之作，當是《秘殿珠林續編》所載，辛巳暮春所畫〈御筆文殊像〉軸。「設色畫文殊像，坐青獅，四足踏蓮花，并題。……謁殊像寺得句，因寫滿月容，以紀其真，即書於右。行營促成，限於方幅，迴鑾餘暇，將放展成大圖勒石。」裘王氏所繡當以此臨本為粉本。本幅繡織極為華麗壯觀，不但繡線多彩、色澤豐富，而且運用大量「盤金繡」，作工精良繁瑣，全幅繡面僅在眉毛和青獅鬃毛上添有彩筆。依上述〈行述〉推測，裘王氏曾得中風疾，「雖手足動履尚如常」但「中年以後不復事女紅」。或基於此，院藏此二幅織畫，是由裘王氏指導，帶領孫媳輩通力所完成，並敬呈內府。

吳良：錢維城之母

吳良（?-1777），據《武陽志餘》記載是清乾隆時詞臣畫家、官至刑部侍郎的錢維城之母，江蘇常州（今武進縣）人。工畫。皇太后七旬萬壽。手繪水墨觀音恭進，蒙賜如意、貂鼠。其子錢維城字宗磐，一字稼軒，晚自號茶山。乾隆戊午（1738）科舉，乙丑（1745）第一甲第一名進士。三子維喬

(1739-1806，畫家、藝曲家、文學家)形容兄長「生而凝重，長身戍削，目炯炯有光，總角(童年)讀書日千餘言，通大義……十歲能為詩……」初入翰林，分習清、漢文，因滿文成績不佳「散館列三等」，讓帝不悅，幸傅恒(1722-1770)為之解，命再試漢文，仍留修撰，命南書房行走，乾隆二十五年(1760)轉刑部左侍郎。任職期間對律例、除弊、順苗情，多所貢獻。乾隆三十七年(1772)正月錢父逝，八月錢維城亦一病不起，「歎曰：吾不得侍太夫人養矣」卒時年五十三。乾隆帝曾讚「此好侍郎，國家有用人也！」特賜尚書銜，謚「文敏」。

由於夫、子相逝，吳艮後由另二子奉養。依錢維喬撰〈先妣吳太夫人行狀〉知，吳艮號止齋，「生而敏慧，長通經書大義，好誦唐宋人詩詞」。自嫁入即擔負家政，支撐門戶，沈毅寡言，自奉甚儉，「課諸子極嚴」。當長子廷試第一時，「雖賀者闐門，未嘗有喜色」，並以「嘗見寒素之家，一入宦途，妻女競尚綺翠，此風吾甚惡之」誡家人儉以養廉。「前後以覃恩，累封夫人」，卒時曾孫二十餘人。

院藏吳艮〈畫觀音像〉、〈無量壽佛〉二軸(圖11、12)，前軸墨畫大士足踏鰲魚破浪而行，善才隨侍。楷款「乾隆甲子(1744)浴佛日蘭陵女史吳艮敬寫」，或即



圖11 | 清 吳艮 畫觀音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2 | 清 吳良 無量壽佛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3 | 清 錢維城 畫御製雪中坐冰床即景 卷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〈行述〉所載，為崇慶皇太后七旬萬壽（乾隆二十六年，1761）所進。後軸則自署「臣吳良恭畫」。墨畫禿頂捲髮的胡貌无量佛，倚著狻猊捧閱經卷。二軸呈現出相同的白描筆線功力，對膨鬆乖張捲曲毛髮的形繪傳神，尤其對於面部的形容，並未單獨使用中鋒筆線鈎畫鼻樑，而是運用淡墨短筆擦畫出眼窩鼻翼等面容細節，深具立體感。至於善畫山水、花卉的錢維城，大陸學者李湜依《國朝書畫名家考略》記載，認為其最初並未以此長才為仕宦之



路的助力，其繪畫才藝為帝所賞，「純屬偶然」！《墨林今話》、《國朝院畫錄》也都記載了錢維城初從族祖母陳書學畫，「作寫意折枝花果。後轉學山水，經董邦達（1699-1769）指授，遂變畫法」。（圖 13）有「畫苑領袖」之稱，「精繪事，上愛所作，輒親題詩。」院藏其近三百件畫畫作品的錢維城，為何反無受其母指授的相關記載，這疑問尚待對吳良這位女史畫家作更多的追索外，是否如院藏乾隆〈粵繡仙童獻壽〉（圖 14），幅下有「蔣溥妻王氏恭繡」墨書款。依朱啟鈐（1872-1964）《存素堂絲繡錄》所考，此件為蔣溥妻為皇太后八旬大壽（乾隆三十六



圖 14 | 清 乾隆 粵繡仙童獻壽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5 | 清 袁勵準 行楷書山坡羊詞調金門 成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年，1771) 購買的進呈繡品，或因倉卒，不及加繡。吳良是否善畫？是否亦應此類所需，而尋得代筆以進？還是因個性樸實，不欲張揚其才？未解處尚待更多的文獻爬梳。

曾懿：袁勵準之母

曾懿(1852-1927)，其書畫成就是被「為臣」次子袁勵準(1876-1935)引以為傲的，進而將母作進呈入宮，即便此時已入民國，遜清帝制只剩紫禁城內這個空殼小朝廷。民國十二年(1923)，大學士升允舉薦王國維(1877-1927)、羅振玉(1866-1940)、袁勵準等，應召任溥儀(1906-1967)「南書房行走」，食五品祿。溥儀在其回憶錄中，提及民國十六年(1927)，召見袁勵準仍是其生活的日常。應就在初任溥儀師傅時，袁勵準將曾懿書畫二件計五軸送呈，作品進而得以入藏養心殿，約一年多後，成為故宮前身「清室善後委員會」的「呂」字號清點品。

袁勵準這位晚清翰林，字珏生，號中舟，別署恐高寒齋主，江蘇人。光緒四年(1898)中進士，光緒二十九年(1903)任翰林院編修，中選經濟特科，官至翰林院侍講。民國時期，曾任清史館編修。民國二十一年(1932)受聘輔仁大學美術系，教授中國書畫。(圖 15)其擅詩文，行楷書宗米芾(1051-1107)、篆習李陽冰(生卒年不詳)。袁母曾懿，身為晚清女詩人、女醫家及中醫學者，同時具維新思潮並且為女學的倡導者。她生於官宦之家，父曾詠(1813-1862)為道光二十四年(1844)進士，官至戶部主事、郎中。母左錫嘉(1831-1894)喜詩善畫，與姊妹三人有「左家三才女」之稱。曾懿自幼聰慧，承家學，由父教識字，四歲已能讀《詩經》。父歿年方十歲，隨母還蜀，隨侍左右，並擔負起課輔弟妹之責，同時由母習得繪事。後嫁江南名士袁幼安(生卒不詳)，宦遊閩、皖、贛諸省凡二十餘年。其間未墜其學，因

而學問益進；繪畫精於山水；書法專於隸篆。由於自幼自習醫書，潛心辨證，五十四歲著成《醫學篇》八卷。並因隨夫宦遷，感受到家國動盪、民族憂患，因而體悟革舊維新之必要，教育乃救亡圖存的必要手段，尤其當時人口眾多，而女多於男，提倡女學更為之重，因作《女學篇》等。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袁勵準將曾懿著作合輯刊印。

院藏〈隸書成陽靈臺碑文〉（圖16）大字隸書，分裱成四軸，「清室善後委員會」登帳名為「袁勵準進臣母曾懿書字條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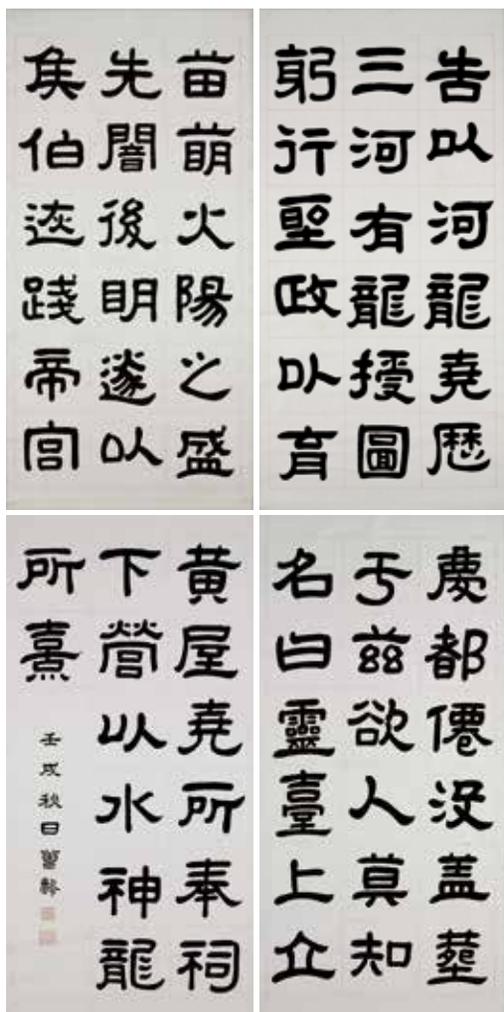


圖16 | 清 曾懿 隸書成陽靈臺碑文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7 | 清 曾懿 畫山水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節臨六十八字，下筆穩健勁朗，波磔含蓄多姿，書家時年七十一。約當同時（壬戌，民國十一年〔1922〕）所畫〈畫山水〉（圖17），綾本上亦用隸書款識，小字則顯飄逸秀美。設色畫松崗曲岸、水榭帆影，用緩慢起伏的波動筆線皴畫山體、渚岸，施染淡赭、草綠，全圖呈現清雅之境。雖自言用趙、王二家筆法所畫，但已是秀潤的山水已貌。

小結

上述清代四位封誥的夫人，如同我國歷代大多數婦女，成婚入嫁後，事奉公婆，性至孝；為庀家事，纖細必周；為支撐門戶，脫簪縮食、紡紆以供；夜裡篝燈課子，紉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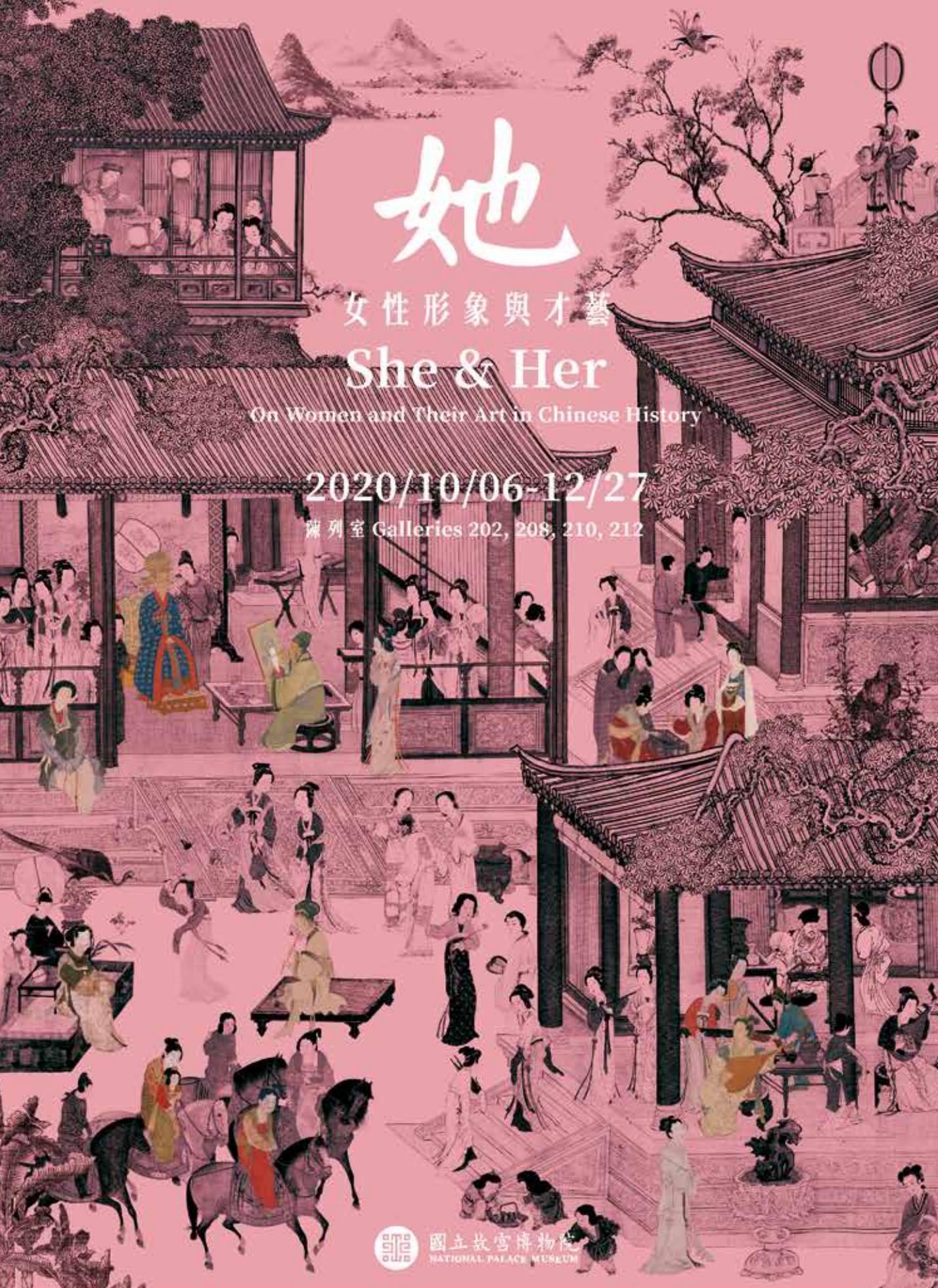
佐讀；若遇夫喪，亦守節撫孤，銜悲盡粹。只是這四位夫人，有幸生於士宦世家，自幼得以識詩書，並且尋求到各人的雅好興趣，加上勤習不輟終能發揮個人才情。更幸運的是教子成材，有子得以入朝為仕，成為皇帝身邊的近臣，進而藉由為臣子的感念尊崇，四位臣母的才情事蹟得以成為清宮內府溫馨感人的一章。而四位臣母的才藝成就也因為入藏皇家，遂得以傳世，成為今日故宮典藏文物中，佔比極少的女性作者群中，一段雋永佳話。

本文撰寫承蒙吳誦芬、吳怡青小姐指導協助，謹此申謝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參考資料

1. 胡文楷著，《歷代婦女著作考》，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73，附錄頁100-101。
2. 〈漢〉王肅著，《孔子家語》，收入新興書局編，《筆記小說大觀五編》，冊2，臺北：新興書局，1974。
3. 《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》、《欽定南巡盛典》、《大清一統志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456、658、659、476-483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。
4. 〈清〉錢儀吉編，《錢文端公（陳群）年譜》，收入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分類選集》，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2000。
5. 〈清〉錢陳群撰，《香樹齋文集》，收入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，據清乾隆刻本影印。
6. 李湜著，《世代公卿 閨閣獨秀：女畫家陳書與錢氏家族》，臺北：石頭出版社，2009。
7. 〈清〉袁枚著，《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袁文達公神道碑》，收入《小倉山房文集》，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97。
8. 〈清〉袁日修撰，《袁文達公文集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，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刻本影印。
9. 〈清〉于敏中、英廉等奉敕撰，《欽定日下舊聞考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，卷103，「郊垌」。
10. 〈清〉莊毓鉉、陸鼎翰纂修，《武陽志餘》，北京首都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四年木活字印本，卷11之1，「賢孝」。
11. 〈清〉錢維城撰，《錢文敏公全集》，收入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。
12. 〈清〉錢維喬撰，《先妣吳太夫人行狀》，收入《竹初文鈔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，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嘉慶刻本影印。
13. 〈清〉溥儀著，《溥儀自傳》，臺北：長歌出版社，1975。
14. 黃馨蓮，〈左錫嘉與《冷吟仙館詩稿》研究〉，臺中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2007。
15. 范婷婷，〈地理·情感·時事——曾懿的旅行經歷與女性成長〉，《太原學院學報》，2018年2期，頁59-64。



她

女性形象與才藝

She & Her

On Women and Their Art in Chinese History

2020/10/06-12/27

陳列室 Galleries 202, 208, 210, 212



國立故宮博物院
NATIONAL PALACE MUSEUM